



雜文閑話

寫在《放齋瑣話》出版之後

張放 ◎ 作家



放齋瑣話

張放著/詩藝文/9805
401頁/21公分/400元/平裝
ISBN 9789570379860/855

在中國文學史上，雜文是一枝獨秀，它易寫卻難工，而且惹人矚目。筆者對明末清初張岱、余懷作品，愛不釋手，比起桐城派雜文，藝術性強。凡文史綜合性的雜文，比較有可讀性。單是史學，不免枯燥，單是文學，不免空洞，古代作家莫不視文史為一事。

臺灣雜文並不出色，這和早期政治現況有關。政府甫播遷來臺，言論難免有些限制，因此抒情散文，遠離社會，不少作者沉溺於「為賦新詞強說愁」的窄門，孤芳自賞，自我陶醉，因而雜文則陷在一蹶不振的地步。

雜文若寫得動人，首先應具逞心而言，無所顧忌，否則瞻前顧後，走路怕踩死螞蟻，張嘴怕得罪權貴，那索性放下筆，回房蒙頭大睡。

筆者少年時在淪陷區生活，受到日本奴化教育。17歲隨流亡學校到了澎湖，四顧茫茫大海，舉目無親。天可憐見，容我能活到古稀之年，自由寫作，寫出自己掏心話，這

是何等的幸運！

這冊《放齋瑣話》便是近年「胡亂讀書，混雜作文」產生的。

歷代的雜文，常流露出當時社會的真實面貌，比起歷史還要可靠。看《夢溪筆談》，可以瞭解北京的真實情況；讀《南村輟耕錄》，反映出宋元間的民間人民生活；看《世說新語》，使我們知道了魏晉時代的社會氣氛。最近讀了俄國菲·丘耶夫的《莫洛托夫秘談錄》，大為驚愕，原來英雄的偉大的史達林元帥，卻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！

最近筆者出版的這冊《放齋瑣話》包括文史憶往、古事新解、藝文評論、近代人物，是從二十萬字精心挑選出十四萬字，編輯而成。

從事寫作，筆者最服膺的是俄國十九世紀評論家別林斯基的話，他說藝術若沒有思想，就像一個人沒有靈魂——是一具死屍。作者在寫作前，一定得有思想，找到主題，然後才會寫出動人的作品。否則無病呻吟，像競選演說，滿嘴胡謔八扯，怎會感人？

雜文容易惹事，聰明人多半不願寫雜文，輕則挨罵，重則被捕受刑，甚而砍頭，這是歷史上的往事。只有寫風花雪月、才子佳人，躲在小樓成一統，不管冬夏與春秋，

才會平安無事，財源滾滾而來。

魯迅晚年，寫了不少雜文，從雜文中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。他在病逝前，寫過這樣一節雜文：

莊生以爲「在上爲鳴鳶食，在下爲螻螻食」，死後的遺體，大可隨便處置，因爲橫豎結果都一樣。

我卻沒有這麼曠達。假使我的血肉該餵動物，我情願餵獅虎鷹隼，它們在天空，岩角，大漠，叢莽裡是偉美的壯觀、捕來放在動物園裡，打死製成標本，也令人看了神往，消去鄙吝的心。

但養胖一群癩皮狗，只會亂鑽，亂叫，可多麼討厭！

設若魯迅沒有捨己爲人的樂觀思想，他是寫不出這種文字的。梁實秋生前作證婚人，帶著便當參加喜宴，他的這種孤芳自賞的學院派性格，怎會瞭解群眾的生活？他的代表作《雅舍小品》雜文集，值得讀麼！

泰戈爾有言：「你能向別人借來知識，但是不能向別人借來性格。」沒有性格、沒有思想的雜文，不必看它，因爲你不會吸收到養分，徒費時間。時間比任何東西都要寶貴，特別是桑榆之年的時光。

當我讀雜文以前，常會考慮作者的年齡和智慧，沒有生活經驗的所謂青年學者的作品，最好別浪費時間，像購買獎券一樣讀文章，何苦來哉。黑格爾曾說：通常的看法是熾熱的青年時期是詩創作的黃金時代，我們卻要提出一個相反的意見，老年時期只要還能保持住觀照和感受的活力，正是詩創作的最成熟的爐火純青的時期。他指出以荷馬的名字流傳下來的那些美妙的詩篇，正是他晚年失明時期的作品。對於歌德也可以說這樣的話。只有到了晚年，到了他擺脫了一切束縛他的特殊事物以後，歌德才達到他的詩創作的高峰。

我就是沿著黑格爾指引的道路前進的。

在寫作過程中，我才認識自己才疏學淺，基本功夫薄弱，這是掏心話，經驗話，絕非應酬話，討好讀者的話。特別是進入古稀之年以後，心情稍嫌浮躁，這種現象局外人難以理解。具體地說：「再不寫作、印書，這輩子恐怕弄不出來了。」

如果身體狀況保持正常，我會繼續以「胡亂讀書，混雜作文」的工作方式，計劃寫作「續話」、「三話」問世，敬請方家賜予鼓勵指教。